

黄敏 主编
【散文集】

生命的 断面

中国石化出版社
[HTTP://WWW.SINOPEC-PRESS.COM](http://www.sinopec-press.com)

生命的断面

曹敏主编
张仁奎 宋丽娜 胡主编

中国石化出版社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PRESS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断面/黄敏主编.
—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2006
ISBN 7-80229-017-1

I.生… II.黄…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2427 号

中国石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58 号

邮编:100011 电话:(010)84271850

读者服务部电话:(010)84289974

<http://www.sinopec-press.com>

E-mail:press@sinopec.com.cn

胜利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125 印张 373 千字 印 1—2000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前 言

根据中国石化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部署,本届作协4年间将开展报告文学、诗歌、小说、散文文学创作循环大赛。2005年度为首届散文创作大赛。为了更好地组织开展创作,4月份,中国石化作家协会下发了“关于举办首届中国石化散文创作大赛的通知”,对本次大赛进行了具体的安排。这次大赛得到了各企事业单位的高度重视,不少单位专门举办了散文创作讲座、征文改稿会等活动。石化作协也于6月在银川举办了一期散文创作培训班,为办好这次大赛打下了理论基础。各单位积极参与,共收到34个单位报送的321名作者创作的散文418篇。之后,邀请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高洪波,中国作家协会组联部主任孙德全,《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肖复兴,《都市散文》主编田未等10人担任散文大赛的终评委,对每一篇参赛作品进行了认真地审读,并于2006年1月29日,在北京胜利饭店召开首届中国石化散文大赛评奖会。经专家们公开、公平、公正评审,84名作者荣获散文创作奖。其中,一等奖4个,二等奖8个,三等奖16个,优秀奖56个。中国石化作家协会把获奖作品集结出版了散文集《生命的断面》。至此,中国石化首届散文大赛圆满结束。这是一次值得喝彩的大赛,充分展示了石化作家的创作激情和创作实力,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

关注生活的点点滴滴,体验人生的曲曲折折,咀嚼情感的酸甜苦辣,感悟生命的春夏秋冬,以手中的笔剖析生命的断面,记录人间的真情,讴歌平凡的生活,张扬人性之善之刚之韧之大美。

当这部散文集问世的时候,是又一个春天。愿她带给你一份感动,带给你一份关于生命的思考。愿你珍惜每一个生命,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

至此,中国石化作家协会第一届文学创作循环大赛圆满结束。

编 者

2006年1月于胜利油田

目 录

拜谒塔克拉玛干·····	丁庆友(1)
露天电影·····	马 萌(4)
祖父的河流·····	刘庆堂(8)
灵魂的道路与丛林 ·····	周蓬桦(16)
到钻塔边看弟弟 ·····	杨会泽(33)
再见啦,小同学·····	左佳齐(38)
青白眼 ·····	孙香娥(49)
少女三题 ·····	叶 子(55)
生命的断面 ·····	圣 光(60)
黄河过山东 ·····	马利军(70)
长江怀古 ·····	边 涛(73)
青草如歌 ·····	刘丽艳(77)
一张照片 ·····	林 焱(82)
炊烟是一株空中的树 ·····	殷 剑(85)
凝固的片段 ·····	陆立明(90)
春日故园·····	张翠玲(100)
活到今天·····	索 俐(105)
西出阳关有故人·····	余修万(116)
一个叫油田的城市·····	付以俊(121)
完美奠·····	吴翠莲(125)
我的金光大道·····	倪浓水(129)
鲁北的天空·····	孙建华(132)
我的童年有点儿咸·····	周 鸿(140)
想起了戴高乐·····	薛琨开(144)
依稀洞庭湖·····	曹毅环(146)

一草一木总关情·····	陈 桥(155)
一句错失的话·····	黄燕乐(157)
永远停驻的童话瞬间·····	庞莉莉(162)
母亲河·····	龚跃明(174)
塞班岛上太阳雨·····	潘雪怀(176)
山村印象·····	余峻才(180)
蜡烛里的爱·····	曹孟良(185)
亲亲咱娘·····	含 辛(189)
半城半村半故乡·····	程应海(192)
江汉夏日·····	傅汉林(196)
阿辉和他的舞蹈《炼》·····	李咏梅(199)
品味瑜珈·····	徐 红(203)
父亲的快乐·····	刘丽华(206)
江南印象·····	易 宁(209)
光明·····	安玉花(213)
随笔四则·····	戚佩琪(218)
心归何处·····	隗永梅(225)
金姑·····	郭树鹏(230)
黄鳝漫谈·····	陈章寿(234)
故乡三章·····	翁亚珍(238)
青青校园·····	汤红梅(244)
在那遥远的苏丹·····	尹红玲(249)
父亲的背影在这个夏天远去·····	孙建峰(257)
南国有嘉树·····	张爱珍(260)
故乡记事·····	尚长文(267)
我的父亲母亲·····	中学军(278)
有一种牵挂叫远行·····	吴淑蓉(287)
风雪荒原夜·····	刘平平(292)
操心的娘·····	耿庆昌(297)
泗水悠悠·····	白雪芹(302)

门楼·····	徐青山(311)
白与黑,我的城市与乡村·····	徐国方(316)
一条道可以走多远·····	沈顺万(323)
石油的家园·····	王翠玲(327)
养育·····	夏卫红(342)
相见即永别·····	雍门复兴(345)
今夕是何年·····	赵菲(350)
古镇笔记·····	萧武雄(367)
葫芦情丝·····	李雪梅(372)
我被竞聘闪了一下腰·····	蒋正亚(378)
陌生女孩的e-mail·····	张晓清(380)
感激邓小平·····	曹金龙(385)
生命在海岛上放歌·····	陆志良(388)
雨落里下河·····	潘月斌(390)
滨海新城的浪漫·····	翁杨(396)
月光下的乡愁·····	程颀(399)
独步苍岩·····	曹勇刚(402)
慢板听秋·····	宫艳铭(405)
哦,水乡采油树·····	万剑峰(407)
春在楼·····	鲁山(410)
芦花飘飞的时候·····	楚世军(414)
函谷关与老子·····	李继增(417)
桥山黄帝陵·····	严泗波(420)
近看胡杨·····	罗嘉(424)
第一次守井场·····	刘惠敏(427)
面具·····	王勇(430)
石化的路·····	杨云震(433)
财富·····	曹文珠(436)
与理查德·克莱德曼相伴的日子·····	宋云(438)

拜谒塔克拉玛干

丁庆友

你深入过沙漠么?深入过只有红柳、胡杨树和一座座钢铁钻塔才站得住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么?

感谢沙漠里的石油。

感谢沙漠里的塔里木胜利钻井公司。

的确,由轮南沿 522 千米的沙漠公路进入沙漠是一种幸福。因为,轮南既是沙漠公路的起点,又是西气东输工程的起点,举世闻名的两大工程皆发动于轮南,岂不是轮南之福祉!沙漠公路的零千米处又立有碑石,碑文凿凿而深刻:沙漠公路是造福南疆各族人民的“幸福之路”。

幸福之地,幸福之路,实为国之大福!民之大福!

沙漠公路宽阔、平坦,在沙漠公路上的行驶是迅疾而流畅的……

在沙漠里,对一条道路的恩养和捍卫是显而易见的。道路两侧扦插了芦苇护篱,高高低低,起伏游走,绵延数百千米,这些民间草木都是死亡之后,用一副骨骼支撑着,站立成沙漠里的哨兵,站成了一道道警戒线,阻击沙丘的流动,抵抗风沙对一条道路的侵蚀和败坏,死亡之后,骨骼站立着,灵魂站立着,真英雄也!

芦苇护篱内侧,则是一株株红柳了,都是刚刚栽植的,如针,如芽,袒露出浅浅的生命之色,小红柳们都是来自沙漠之外,又都是为了守护一条道路而来,那么,小红柳也想家么?想娘么?

沙漠公路沿途,每 4 千米分布一口水井,滴水如油般地为小

红柳们滴灌。这是一场浩大、艰巨的绿色革命，植物学家称其为“奶嘴工程”，从“奶嘴”滴落而下的水珠苦而咸涩，使命所致，一些小红柳死了，又有一些小红柳很快填补进来，依然前赴后继地绿着，顽强、执著地向沙漠深处推进，酝酿成绿色的风景，绿色的奇观。

塔里木胜利钻井公司工会主席胡罡指点着车窗外的小红柳说：“看吧，用不了多久，小红柳将用自己的血肉，在沙漠里筑起一道绿色的长城，保卫沙漠，保卫沙漠之路！”

沙漠公路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骄傲！

事实上，沙漠公路不是沙漠里的先驱者，比沙漠公路提前抵达沙漠深处的，是钻井工人的脚印，是钻井工人树立的一座座钻塔。

维语：塔克拉玛干，“进得来，出不去”的音译。

“恰恰相反，钻井工人进来了，就不再出去了，像红柳、胡杨树一样，在沙漠里活出根来，活出叶来，活它个轰轰烈烈、辉辉煌煌！”胡罡说。

在沙漠里，被钻井工人崇敬、崇仰的当属红柳和胡杨树了，因为它们不仅是沙漠里仅有的生命存在，而且，是生命的接力，是生命能量的最大浓缩和释放。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风沙具有着无限制的权力和威严，风沙在沙漠可以随时制造、搬动或销毁，可以增加和降低任何一座沙山、沙丘的海拔高度，削沙山为平地，隆沟壑为突起，刹那间，可以制造新的起伏、苍茫和辽阔……

沙漠里活过来的红柳是一个奇迹！站立的胡杨树是一个奇迹！站立并且不回头地向沙漠深处挺进的钻塔是一个奇迹！

在沙漠深处采访的日子里，随处都可以看到，因为风沙的抽打、剥蚀，红柳们的根须都是裸露的，虬然如鹰之爪，粗壮如人之臂，不作这样的努力，红柳们在沙漠里就站不住脚。许多红柳因干渴、衰竭而死亡，而撼人心灵的是，死亡之后，红柳们的根仍然

紧紧地团结着，紧紧抱定生前守护的沙丘，胡昱说，这就是一座沙丘至今没有被风沙搬动和销毁的原因了！

在塔中沙漠地带，在胜利油田 60799 钻井队营地，有大面积的胡杨林，确切地说，是曾经有过大面积的胡杨林，因为，眼前看到的是大面积的死亡之林，是死亡之后，不肯倒下的胡杨树们的骨骼。胡杨树之死是一个独有的现象，不是腐朽，不是腐败，而是被风沙一块块地剥落！一缕缕地撕毁！是粉身碎骨的死亡，是死亡之后，依然不腐朽、不腐败！是敢于捧一把骨殖呈天地之间的坦白、坦荡……

塔克拉玛干的风沙极具膨胀性，哪怕一股微弱的气流也能搅出漫天沙尘，先是沿沙漠表层，毫无阻挡地“沙沙”面进，但是，一旦遭遇死亡之后的胡杨树们的拦击，立刻发出“呼呼”的声响，如同放大的战鼓之声，胡笳之声。胡杨树的阻挡是有效的，削减了风沙的暴力，滞迟了风沙的马蹄……

望着大面积的死亡之林，就想：这里曾经发生过悲壮、惨烈的战争么？肯定是的，你看，许多胡杨树都战死了，存活者不足千之一二，而存活不是苟活，活下来的胡杨树们继续和风沙生死对峙，生死拼杀，在它们的躯干上，老胡杨枝条被风沙杀戮了，新枝条又揭竿而起，它们是胡杨树家族第几代的骨血呢？胡杨树一代一代的子孙们，站在沙漠和时间的空间里，哗啦啦展开的还是一面面绿色的旗帜！

胡杨树有千年之活，是活有其胆；有千年之死，是死有其魂；死亡之后，又千年地站立不倒，是站有其骨啊！

要离开沙漠了，遵守钻井工人的嘱咐，不带走红柳的一根枝条，带走一根枝，大沙漠就少了一条根；不带走胡杨树的一片叶子，带走一叶，大沙漠就少了一颗胆。那么，就捧钻塔下的一捧黄沙吧！因为，一捧沙里有红柳走过的路，有胡杨树遗留下来的碎骨，有钻井工人洒落的滴滴汗水……

（作者单位：胜利油田 该文获中国石化首届散文大赛一等奖）

露天电影

马 萌

父亲时常会向我提起我出生那天的事情。我提前两个月降生的那个晚上，正下着一场大雪。父亲对我说，那天可真冷。

我降临人世的那天是1974年2月7日，这一天是那个清瘦精干的小伙子变成一个父亲的日子，我有理由相信这一天对父亲而言刻骨铭心。

母亲在痛苦分娩的时候，父亲正在露天电影场放映一场电影。1974年，我们这个工厂还是一个大山深处的三线厂。28岁的父亲是这个工厂工会的电影放映员。

在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20世纪70年代，在那个荒凉的大山深处，对于工厂的职工和附近山村的村民来说，能看到一场露天电影，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尽管那天晚上风急雪大，可是在那个山场中的简易放映场里，还是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人们鸦雀无声，专注地盯着电影银幕。我能感受到，那一双双闪烁在70年代深处的眼睛，是何其的单纯明净而不乏执著。

邻居匆忙地跑到放映机旁，父亲知道了母亲开始分娩的消息。在短暂的慌乱后，父亲继续从容地操纵着放映机。父亲知道，对于放映场的这2000多人来说，每个月放电影的这两个夜晚无疑就是节日。

父亲还知道，做什么都要善始善终，电影一旦开场，就要有结尾。父亲那一代人都是这样，无私、敬业、执著。那天放映的是一部喜剧，放映场上笑声不断，父亲内心忐忑不安。

电影快结束的时候，在整个放映场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放电影的这个小伙子要做父亲了。这个消息，为这部喜剧电影又平添了一丝喜剧气氛。

电影谢幕了，全场的观众都起立面向父亲鼓掌。这掌声是奖励给一个父亲的，也是奖励给一个敬业的年轻人的。父亲在掌声中飞快地向另外一个山头上自己的简易住房里跑去。

父亲飞快地跑在山间崎岖的小路上，远远地，他听到了一个婴儿清脆嘹亮的哭声。父亲告诉我，他听到我的哭声的时候，忘了所有的苦和所有的累。

在简陋昏暗的家里，父亲不无紧张地轻轻地抱起了我，他抱起了一种沉甸甸的幸福，也抱起了一种沉甸甸的责任。父亲和母亲同时饱含慈爱的看着我，在此后将近30年的岁月里，他们一直这么慈爱地看着我。

父亲说，那天晚上，他和母亲都哭了，我也一直在哭。在那个风雪之夜，我们那个简陋昏暗的家里，充满了温暖和温馨。

因为我早产两个月，父母甚至什么都没准备好。那天晚上，父亲准备去朋友家借几身小孩衣服，再去附近山村里买些鸡蛋。当父亲打开门后，他看到门口有十几个篮子，有的放着鸡蛋，有的放着旧的小孩衣服，有的放着红糖，还有两只鸡。

这些装满了真情的篮子将永远存放在父亲的记忆里。存放在父亲记忆里的还有放映场上那一双双单纯明净而不乏执著的眼睛。

父亲放映过很多很多电影，他播映了无数的喜怒哀乐和无数的悲欢离合，他主导着鼓映场上众多观众的欢喜和哀愁。这些观众中，曾经有一个美丽沉静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在世的时候，有时候会半开玩笑的说，当时她嫁给父亲，纯粹是因为她爱看电影。在那个时代，能经常看免费电影是很幸福很奢侈的一件事。我知道，多愁善感的母亲喜欢看电影。我还知道，她更喜欢放电影的父亲。

有一天晚上,在那个露天放映场,父亲放映了一部精彩的电影。因为电影太好看了,应观众要求,父亲连放了两遍。最后电影散场的时候,都已经是将近 11 点了。

那天母亲也在,当时母亲还是个带着学生气的美丽女孩,当时她和父亲正在恋爱,每个月她会从一个叫南阳的城市来到这个山沟里的三线厂看我父亲一次。

母亲还想再看一遍,于是父亲就又单独给母亲放映了一场电影。当时是初春,山坳里静悄悄的,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天空中的星星眨着眼睛,微风中带着春的气息。在 70 年代深处的这个春夜,弥漫着一种经典的浪漫色彩。

在白色银幕的映衬下,母亲单纯明净的目光洋溢着一种幸福和满足,她清脆的笑声随着剧情发展而不时响起。父亲看着母亲高兴,自己也很高兴。深夜的山坳有些清冷,父亲把带着补丁的外套脱下来轻轻披在了母亲身上。

母亲说,父亲把外套披在她身上的那一刻,她就决定要嫁给父亲。后来母亲就嫁给了父亲,他们手牵着手,走过风风雨雨,走过坎坎坷坷,一起走了 31 年。

后来我们的工厂从山区搬到了城市,我的父亲从一个工会的电影放映员成为了工会主席。他不再需要放映露天电影,更主要的是这个时代已经慢慢地淡忘了露天电影。但是他仍时常想起露天电影。

父亲是个念旧的人,他注定要怀念起很多事和很多人,包括我的母亲。2002 年 11 月 23 日,我的母亲因为心脏病离开了我们。母亲走的时候,我和父亲紧紧抱住母亲已经冰冷的身体失声痛哭。31 年前那个冬夜,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母亲和我也这样紧紧相拥而泣。

父亲 59 岁了,他在慢慢衰老,他时常陷入深深的回忆中,他的回忆一定有露天电影。父亲放映了太多的电影,他见证了银幕上和银幕下太多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

人生就像一场电影,有开幕落幕,有阴晴圆缺,有花开花落,有悲欢离合。我的父亲告诉我,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不管有没有观众和掌声,既然已经开场,就一直放映下去。

我看到 70 年代深处的那个山坳了,我看到了那个简易的露天电影放映场了。

我看到银幕上正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我看到银幕下一双双单纯明净而不乏执著的眼睛。

我还看到了正在专心操作放映机的父亲,我还看到了眼里洋溢着幸福的母亲。

(作者单位:河南油田 该文获中国石化首届散文大赛一等奖)

祖父的河流

刘庆堂

故乡的村庄映射着先民逐水而居的睿智。顺着北方二里外的河流，所有的小村篱笆一样一溜排去，排成雁翅整齐的翎羽，排成一串河滨的珍珠，排出湖滨的乡名。

那是小清河，清粼粼的名字，清气氤氲，飞珠溅玉。济南泉城百泉汨汨，催生出鲁中平原上的这段旖旎锦绣。村里一条南北的人工河，引了河水徐徐南去二里，便注入了麻大湖。许多文人也叫它马踏湖，说是战国齐桓公会盟诸侯万马奔驰践踏而成。方圆百里，横沟纵壑，交织出无数方正的台田，大有西周井田的遗韵古风。这湖，就是乡人口中的南坡，是北国风光中难得的一片江南水乡画卷。井田之上是清一色的芦苇。夏日里是密不透风的汪洋青纱，秋风起泛银卷雪苇荻的波涛直涌向天之尽头。苇的绿色海洋里，间着大片的藕田。五六月榴红时节，粉的白的红的荷花亭亭人高，南来的夜风里蛙声一片，四野凝香。

迷魂阵一样的苇荡里，孩提的我追寻着苇莺清丽的鸣声，小泥猴一样游荡，捉鱼掏鸟。祖父的小小屋子就在南坡。

两棵高高大大的如盖梧桐下，一眼石砌的甜冽冽的水井。泥坯码成的两间小屋，风吹雨打剥落了大部分墙皮，布满马蜂窝一样大小的窟窿。那是麻雀们的天堂，也是我夏日的乐园。祖父的小屋是留守看坡用的，周围都是几十亩的藕荷。整个夏季，小屋孤零零地立在那片高地上，仿佛是密密田田的荷叶波涛浮涌着的一艘溜子。溜子就是小船，就是泊在祖父小屋下的那种丈多长两臂宽的小船。那是湖里的交通工具。秋后苇墙被穿着生牛皮水

靴的农人们割倒之后，就会用溜子把它们载回村庄，竖进庭院。暖暖的秋阳里，男人们叼着烟袋，优哉悠哉地在村里最宽阔的街道上推起碌铤，将粗粗的苇子碾扁破篾，蹲上三两袋烟工夫，粗手大脚下变戏法一样织就一张张金黄的苇席。村中的大道铺满金黄，比秦皇汉武回乡的驰道还要净美，热闹。每个农家小院里都飞舞着漫空的芦花，腊月飘飘的大雪一样。因为家家都在干着苇活。大闺女小媳妇们拉着家常巧手翻飞，一丛丛苇草顺从地躺上支架，被烟细的麻绳掐头束尾拦腰，打成厚实的苇箔。队里的苇子摆在明镜般的场院上。整理抽捡后捆成统一的搂粗的苇个子，然后一左一右插手排去，一列列，一圈圈，蜿蜒蜒蜒，折头甩尾，排成一字长蛇巨阵。苇墙下那“人”字的三角空隙，隧道一样绵长媳秘，遮风蔽阳，成为我们小顽闹最爱的游乐场，也成为一些闺女小伙儿私会的最佳地场。

祖父是村里公认的好庄稼把式，编苇高手，伺藕巧匠，也是全村最厉害的“拿鱼”人。他编织的苇席打成的苇个，能卖到村里的最高价。乡里祖辈相传着一种叫做“阙”的拿鱼工具（大概这字，辞海查无相应，权作通假），苇篾编成，亚腰葫芦一样。前面一个大嘴让鱼儿游进，后面接个苇篾丛立紧收能进难出的大肚腹，尾部拳大的出入口用来外倒收获的游鱼。湖里鱼儿很多，多半是鲫鱼泥鳅杂鱼之类。把“阙”的大嘴背向水流，尾部顺手捞把水草塞住，然后垒起一道泥堰横流一挡，顶水而来的游鱼就会顺势钻进“阙”里，只等“拿鱼”人前来收获。这是一门湖滨人祖辈相传的技艺。看地，垒堰，下“阙”，提“阙”时间掌握，每一样都会影响最后的收获。湖里盛产的寸长小杂鱼被四里八乡亲切地称为“小鱼子”，不爱黑鲢鲤等大型鱼类，专好辣子熬煮的这口，十分有名。就着小鱼子，喝上两口供销社里打来的散装老烧，是祖父最惬意的时候，也是乡里人梦里最好的生活。祖父编织的“阙”谁见了都会摇头。因为它不像其他乡人的编什，线条修长流畅直如大闺女们圆润的腰身。但祖父的“阙”下下去却是真正的“小鱼子”们的